

改革・反改革

康有為與袁世凱

(二)

●孔祥吉

實現執掌兵權宿願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下旬，袁世凱終於實現了執掌兵權的宿願。當時帝后黨爭已日趨明顯，李鴻藻年老多病，翁同龢被后黨忌恨，而榮祿雖由西安將軍任上調回來未久，卻執朝廷兵柄，且為慈禧所寵信，權勢日張。善於窺測政局的袁世凱對此十分留意。他到小站後才三、四個月，即上書李鴻藻，表示願歸榮祿節制。略謂：

「宮保太夫子中堂鈞座，敬稟者：竊凱違侍慈顏……到營後選汰訓練，現已稍具規模。惟時事多艱，勢日岌岌，坐耗巨餉，效難驟期……伏查各國政治武備，爭先整頓，不遺餘力。我於新敗之後，尤當臥薪嘗膽，為一刻千金之計，果能自強，乃可杜人侵陵，此不戰而屈人之謂也。即如方今急務，首在練兵，若仍敷衍因循，亦復何濟於事。凱謬荷奇遇，舉任兵事，四閱月來，左支右吾，幾已進退維谷。然區區方寸，上不敢負君師，下不敢負初心。但能支持，決不畏難規

避。特恐才庸力薄，遺誤債事，其所以負國恩，玷師知者尤多耳。

「蓋練兵事極難，在在均應講求，必須有威信素孚之重臣，通盤籌劃，徹底考核，始可有補時艱，否則斷難立國。反復籌思，每至徹夜不寐。因具稟擬懇軍務處堂憲，奏請簡派重臣，專司練兵。凱得追隨秉承，庶免隕越。倘蒙邸堂採納，可否乞商請榮大司馬，肩此重任。大司馬忠義為懷，明達事理，必可補偏救弊，措置裕如。盱衡時局，曷勝幸盼，逾分妄瀆，伏乞鑒原，無任悚惕待命之至。」

袁世凱此函是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這很有可能是他到小站兵營後，給李鴻藻最初的重要書信。袁氏作為一個練兵的道員，卻指名道姓地請求朝廷派榮祿為練兵大臣，當自己的上司，這在當時確實是「逾分」的，其討好榮祿已情見乎詞。袁世凱敢於給李鴻藻寫這樣的信，依情理推斷，在榮祿那裡，必然有更阿諛的請求上之于前矣。而且，李鴻藻

見到袁世凱的上書後作何感想，亦是不難想像的。

胡御史彈劾袁世凱

此書上達不久，即發生了御史胡景桂彈劾袁世凱事件。胡景桂對袁氏彈劾極為嚴厲，共列舉了四條罪狀：

其一，徒尚虛文。凡兵丁衣帽，營官服色，營房規制，悉仿泰西。胡氏謂：「果住洋房兵即精乎？抑洋房營造之費，倍於華房可以從中漁利耳。」如此更張，粉飾外觀，非徒尚虛文而何？

其二，營私蝕餉。該軍營弁哨弁，每營不下四、五十員，得此差者，不論才略之高下，但論情面之大小，餽遺之多寡；且對每個士兵月餉，層層剝扣。以致武備學堂中人，咸抱不平。

其三，性情謬妄。袁氏自以為欽差大臣，北洋大臣王文韶，札以公文，拒而不納。往來均以敵體儀，建造營房，強占民田，津民上控有案。



①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②向光緒皇帝極力推薦康有為的翁同龢。

③與康有為在京師成立強學會的梁啟超。



其四，擾害地方。該軍營門有賣菜之人，與兵丁口角，該道橫行跋扈，聽信一面之詞，竟將賣菜人殺斃。

胡景桂的奏摺要求朝廷特派大員，前往查辦，或令督臣王文韶嚴密查參。「今袁世凱如此謬妄，兵民憤恨，而猶望其練成勁旅，以禦外患，不亦難乎？」因此胡摺提出「另選賢員接辦，庶帑項不致虛糜，而津民亦免受荼毒矣」。

胡氏奏摺前面一條，僅指責袁氏在服色、營房方面仿照泰西，並不構成對袁氏的威脅，而後面三條卻言之鑿鑿，頗中要害。光緒帝於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下令榮祿馳赴天津，將袁世凱督練洋操一切情形，詳細查明：「其被參各節是否屬實，一併秉公確查，據實具奏。」

胡景桂對袁世凱的彈劾，並非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它實際上是清廷上層不同意見的反映。據陳夔龍記述說：

「當奏派（袁世凱）時，常熟不甚謂然，高陽主之。詎成立甫數月，津門官紳，嘖有煩言。謂袁君辦事操切，嗜殺擅權，不受北洋大臣節制。高陽雖不護前，因係原保，不能自歧其說，乃諷同鄉胡侍郎景桂撫拾多款參奏，奉旨命榮文忠公祿馳往查辦，文忠時官兵尚，約余同行。」

陳夔龍說，胡景桂的彈章出自李鴻藻的主使，這一點非常重要。說明袁氏到天津後的言行確實使李鴻藻失望，與袁氏三月二十

二日（五月四日）給李鴻藻的上書當有關係。陳夔龍當時隨同榮祿赴津查辦袁案的隨員，一向為榮祿所器重，其所揭示內幕，很可能能是聞諸榮祿，故陳氏所云，要可深信。又當時與李鴻藻關係極為密切的閑居京官豫師在致李氏密函中謂：「正封函間，得奉手教，微物齒及，愧愧。仲華出何差？往返半月，令人悶損。又頓。」這封密信反映出李鴻藻周圍的人對榮祿的天津之行是極為關注的。

榮祿保全渡過難關

榮祿馳赴天津後，名為袁氏參款進行查核，然其主導思想是「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因此，榮祿所關心的，實際上並不是如何認真查覆參款，而是如何包庇保全袁世凱渡過難關。據陳夔龍回憶：

「迨參款查竣，即以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已夠嚴譴，其餘各條亦有輕重出入。余擬覆奏稿請下部議。文忠謂：一經部議，至輕亦應撤差，此軍甫經成立，難易生手，不如乞恩姑從寬議，仍嚴飭認真操練，以勵將來。覆奏上，奉旨俞允。」

由陳夔龍草擬的《遵查袁世凱被參各款摺》於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三日）上之朝，該摺對胡景桂所列罪狀逐條批駁，且聲稱：「奴才奉命查辦，曷敢不破除情面，認真考查，……惟有秉公持平，以求一是，茲既查明，均無實據，應請勿庸置議。……該道

血性耐勞，勇於任事，督練洋操，選拔精銳，尚能不遺餘力，於將領中詢為不可多得之員。惟初膺總統之任，若有人節制之，策勉之，庶使多加磨練，日久自不至啟矜張之漸，冀可備國家折衝御侮之材，抑之者，正所以成之也。」

榮祿非但將袁世凱罪狀一一否認，而且還專門具摺，對袁氏練兵進行稱贊，其奏片謂：

「再新建陸軍之設，為中國切已自強之至計，當此強鄰逼處，事急勢迫，若再不變法，認真講求，則後患何堪設想？每思及此，五內如焚。是以去歲督辦軍務處，原議奏撤東三省練軍項餉每年九十萬兩，為新軍月餉之需，一轉移間，化無用為有用，法至善也。既效西法，項餉經費不得不略加優裕。果能練成勁旅，朝廷亦何惜此費用耶？若只襲其皮毛，不求實際，徒飾外觀，貽笑中外，是不若早為裁撤，另圖良法，以節虛糜。」

「奴才奉命詳查，於初一日由津馳赴小站，悉心校閱。查該營練軍七千餘人，除出差及現患時症者二百餘人，其患病者仍抬至操場請驗。奴才率同司員、差弁等，安排逐一詳細查閱，該軍勇丁，均年在二十歲上下，身體魁梧，一律雄健，無一老弱殘幼充數。以奴才近年所見各軍尚無出其右者。據道具袁世凱聲稱：定武軍四千餘人，現已更換，另募三千餘人。是該道之挑選認真，已可概見。復查閱分統營哨，各官弁亦皆勇往將

①

工部主事 康有為跪

奏為請以爵賞獎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新學設立特許專賣以勵人才開民智而濟時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尋吾人民極多倍於歐洲十六國而國勢極弱由無鼓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新學致之也竊考上古之

強角力故務爭戰以尚武近世之強關智故務學識以開新嘗究歐洲富強之原由於厲學開新之故當元明以前大為教皇所愚累為回教所破愚弱已甚過於中國至明永樂時英人倍根創為新義以為聰明鑒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啟新不主仍舊

①康有為上書皇帝的奏議之一。

②康有為「公車上書」題名的一部分。

②公車上書題名

吉林省

德世 號于勉滿洲正黃旗人

直隸省

劉世駿 號章平河開府任邱縣人

鄭世江 號錦川天津府青縣人

馬文垣 號子夏天津府靜海縣人

同者 號右文駐防人

吳毓福 號鍾甫宣化府延慶州人

何之銘 號治園天津府鹽山縣人

姚日昆 號南慶天津府青縣人

劉錫 號桂臣漢軍人

張秉鑫 號星載順天府昌平州人

鄭若林 號苑民宣化府赤城縣人

王蘭元 號灼田天津府鹽山縣人

德善 號維馨駐防人

張保衡 號伯平天津府滄州人

王蘭城 號陸垣天津府滄州人

呂鼎銳 號鶴峰天津府靜海縣人

劉福田 號代耕天津府靜海縣人

蘇慰印 號次寅河開府青縣人

孫懷桐 號陰棠順天府通州人

朱勵廷 號順天府縣人

江蘇省

徐善 號仲山江甯府江甯縣人

羅宏洞 號鶴山江甯府江甯縣人

陳世垣 號奎庵蘇州府元和縣人

吳廷錫 號敬之府縣人

郭鼎泰 號芝軒江甯府江甯縣人

吳曉 號維成常州府陽湖縣人

事。洋員魏貝爾、曼德、高士達三員，確係盡力教練。且營制規模，井井有條，號令賞罰，亦極嚴肅，步隊操演，身段步伐，攻守埋伏，槍炮接應，馳驅進退，均能合式。馬隊則跳越溝壕，亦能如格。惟馬上尚未執槍，戰馬僅有二百餘匹。該道擬請派員，赴口採買。其馬價擬於現存馬乾截贖項下一萬一千餘兩內動撥。至炮位則以北洋所領之格魯森炮為佳……。

「查該營自二月成軍，每日三操，迄今三月餘，已屬可觀，若能一氣呵成，始終不懈，一、二年後，定成勁旅，尚非徒飾外觀也。奴才仰承簡命，不敢稍涉敷衍，謹附片據實具陳。」

未受懲處竟予嘉勉

榮祿的這一奏片，實係近代軍事史上一个重要史料，他不僅說清了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項餉、軍隊的來源，而且講明了這支軍隊最初的訓練情形。榮祿的奏摺全面否定了胡景桂所羅列的四條罪狀，後面的奏片，又對袁氏所練新軍，褒揚備至，雖不無誇飾之處，但袁世凱所練新軍比舊式的中國軍隊優越得多，則是無庸置疑的。因此，清廷上層即使有人對袁世凱不滿，見了榮祿的查覆摺片，亦無話可說。於是光緒帝於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三日）頒諭稱：

「前據御史胡景桂奏參袁世凱營私蝕餉各款，當經派榮祿馳往查辦，茲據查明覆奏

，袁世凱被參各款，均無實據，即著毋庸置議。新建陸軍督練洋操，為中國自強關鍵，必須辦有成效，方可逐漸推廣。袁世凱此次被參各款，雖經榮祿查明，尚無實據，惟此事關係重大，斷不准徒飾外觀，有名無實，為外人所竊笑。袁世凱勇往耐勞，於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滿，漸起矜張之習，總當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心，以副委任……。

綜上所述可知，御史胡景桂對袁世凱的奏劾，曾構成對袁氏的極大威脅，而榮祿的出面保全，才使袁氏轉危為安，非但未受懲處，反而受到清廷嘉勉。榮祿對袁世凱的「再造」之恩，曾使袁氏感激涕零，永圖報稱。自此之後，袁氏即投到榮祿門下，言聽計從。而榮祿對袁世凱則極盡提拔拉攏之能事。康有為及維新派對榮、袁之間這種非常親密的關係自然是很難全部知悉，故而才做出錯誤的決策。

譬如，康有為說，他在向光緒帝推荐袁世凱之前，曾委託徐仁祿去天津小站看操，並趁機離間榮、袁之間的關係。這種離間術本身就是十分蹩腳的，說明維新派對袁世凱和榮祿關係的淵源及發展均不甚了解。據清宮檔案記載，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榮祿，曾向光緒帝遞摺，推荐他所信賴的文武大員，榮摺謂：「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質性果毅，胸有權略，統領新建陸軍

，督率操防，一新壁壘。」同摺保存的還有四川總督鹿傳霖、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兵部員外郎陳夔龍等數十人之多，希望光緒帝破格錄用，「匡時濟變」，「折衝御侮」。七月二十一日（九月六日）榮祿再次遞摺，為小站新建陸軍武備學堂將弁請獎。略謂：

「查督練新建陸軍直隸臬司袁世凱，自成軍以來，即規仿西制，創設德文、炮隊、步隊、馬隊四項武備學堂，於所部各營內挑選官兵，作為學生入堂肄習……該臬司輪調各生，親加考驗，所學兵法、戰法、算學、測繪、溝壘、槍學、炮學、操法及德國語言文字，均能洞悉竅要，日臻精熟」云云。榮祿對袁氏推許備至，而康有為、徐仁祿卻說榮與袁「不治」，這樣的離間自然不會起什麼作用。

滿口謊言欺騙愚弄

至於袁世凱當著徐仁祿的面，稱道康有為，並表露出對榮祿的不滿，謂榮祿反對漢人握兵權，卒不肯增小站之兵等等，純粹是滿口謊言，是對維新派的欺騙和愚弄。而康有為未能識破其廬山真面目，反而信以為真，並得出了「袁為我所動」的錯誤結論，並匆匆忙忙地為徐致靖草摺推荐袁。「又交復生遞密摺，請撫袁以備不測」。

康有為代徐致靖草擬的奏摺於七月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遞上，該摺稱贊袁世凱

「年力正強，智勇兼備」，「惜所練之兵僅止七千，為數太少，為力過單，雖曾奉旨添練教營，徒以餉無所措，不敢冒昧招募」，與康氏《自編年譜》所述榮祿反對增兵之意願相吻合。該摺又謂：「該臬司嘗言：假令西兵倍我，與之戰，可勝；再倍我，亦可勝；若使數十倍於我，惟有捐軀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淚下。」所述頗似袁氏口吻，言大而誇，未必切合實際，而袁氏「言之淚下」的這番話很可能是康有為、徐致靖、徐仁祿等人與之接觸時所發的感慨之詞。康氏代擬的奏摺又稱：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臣以為皇上有一將才如袁世凱者，而不能重其權任以成重鎮，臣實惜之。伏乞皇上深觀外患，俛察時局，特予召對，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否則，處茲岌岌之時，邊患一開，勢成瓦解，緩急安所恃哉？」

康有為以邊患岌岌為名，亟請光緒帝破格拔擢袁世凱，實際上則是希望袁氏擺脫榮祿束縛，直接由光緒帝調遣，以增強同后黨對抗的實力，其用意至為明顯。故徐致靖保薦袁氏的奏摺甫上，光緒帝即頒布諭旨：要榮祿「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同樣是這個袁世凱，戊戌六月初二日（七月二十日）榮祿曾經予以保存，且光緒帝既未予以召

對，亦未破格拔擢，只是將榮祿的奏摺作「留中」處理；而經過徐致靖推舉，光緒帝則於八月初一日（九月十六日）即匆匆忙忙予以召見，並頒諭稱贊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頓戎行之至意。」榮祿時為大學士兼直隸總督，徐致靖則僅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後雖署禮部右侍郎，然二者官階實有尊卑之分。

光緒帝對朝廷大員的建議視若敝屣，而對與維新派關係密切的官員之意見，具極為重視，這種一反常態的舉動，自然不能不使守舊派感到震驚。

錯誤決策面臨危機

對維新變法持擁護態度的王照很不以此舉為然，他在流亡日本後與木堂翁筆談時曾謂：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聞徐致靖請召袁世凱入都，照大驚，往問徐。答曰：『我請召袁為禦外侮也。』照曰：『雖如此太后豈不驚？』於是照急繕摺，請皇上命袁駐河南歸德府以鎮土匪，意在掩飾召袁入京之計，以免太后驚疑。」

王照所述與歷史事實大體相符。據清檔記載，王照於七月三十日（九月十五日）確

實曾遞有《敬陳管見摺》，惜此摺尚未檢出，不過依情理推斷，當係請光緒帝派袁世凱往河南鎮土匪之類的內容。王照以為這樣會解除慈禧及守舊派的驚疑，其實完全是徒勞無益的，它只能使維新派推荐袁世凱的計劃欲蓋彌彰。后黨官僚在袁世凱被召見拔擢後，頻繁地調動軍隊，緊張地穿梭密謀，正是在康有為保存袁世凱以後出現的。

其實，對於康有為保存袁世凱這一重大決策，在維新派內部，持反對意見者，除王照之外，華永年也是其中的一個。永年號松甫，湖南長沙人，拔貢生。少年時即隱然有興漢滅滿之志，具有強烈的種族觀念，「弱冠與瀏陽人譚嗣同、唐才常相友善。」百日維新後期，當譚嗣同被光緒帝破格拔擢為軍機章京之後，華氏乃「北上訪之，嗣同引見康有為，有為方交歡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有兵圍頤和園擒殺清西后之陰謀，以司令艱於人選，知永年為會黨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領兵圍頤和園便宜行事。」華永年作為維新派選中的領兵圍頤和園的帶頭人，對康有為薦袁的舉動，即深不以為然。華氏於事後追憶道：

他於戊戌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十二日）抵京，次日移居南海會館。二十九日（九月十四日）夜九時，康「召僕（華永年自稱）至其室，謂僕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殺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

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僕曰：「袁是李鴻章之黨，李是太后之黨，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謀此事之人，聞其在高麗時，自請撤回，極無膽。」康曰：「袁前兩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袁處行反間計，袁深信之，

已深恨太后與榮祿矣。且吾已奏知皇上，於袁召見時，隆以禮貌，撫以溫言，又當面賞茶食，則袁必愈生感激而圖報矣。汝且信之。吾尚有重用於汝之事也。」
華永年由湖南乍到京師，對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詭密關係尚不清楚，但他認為袁世

凱非可謀此事之人，並一再向康有為申辯此義，按理說，他的意見應該引起康氏的警惕，但是康有為卻是堅執已見，絲毫也聽不進不同見解，一意孤行。康氏的這一錯誤決策，使百日維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闕、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守成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